

谜中迷
DISCOVER!
NOVEL!
最悬疑

一只绣花鞋

张宇瑞 著

Yizhi Xiu Hua Xie

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张宝瑞文集

一只绣花鞋

张宝瑞著

YIZHI XIUHUAXI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一只绣花鞋/张宝瑞著. —西安: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10.6

ISBN 978-7-5613-5155-0

I. ①一... II. ①张...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086908 号

图书代号:SK10N0406

责任编辑: 周 宏

版型设计: 祝志霞

出版发行: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(西安市陕西师大 120 信箱)

邮 编: 710062

印 刷: 小森印刷(北京)有限公司

开 本: 787×1092 1/16

印 张: 18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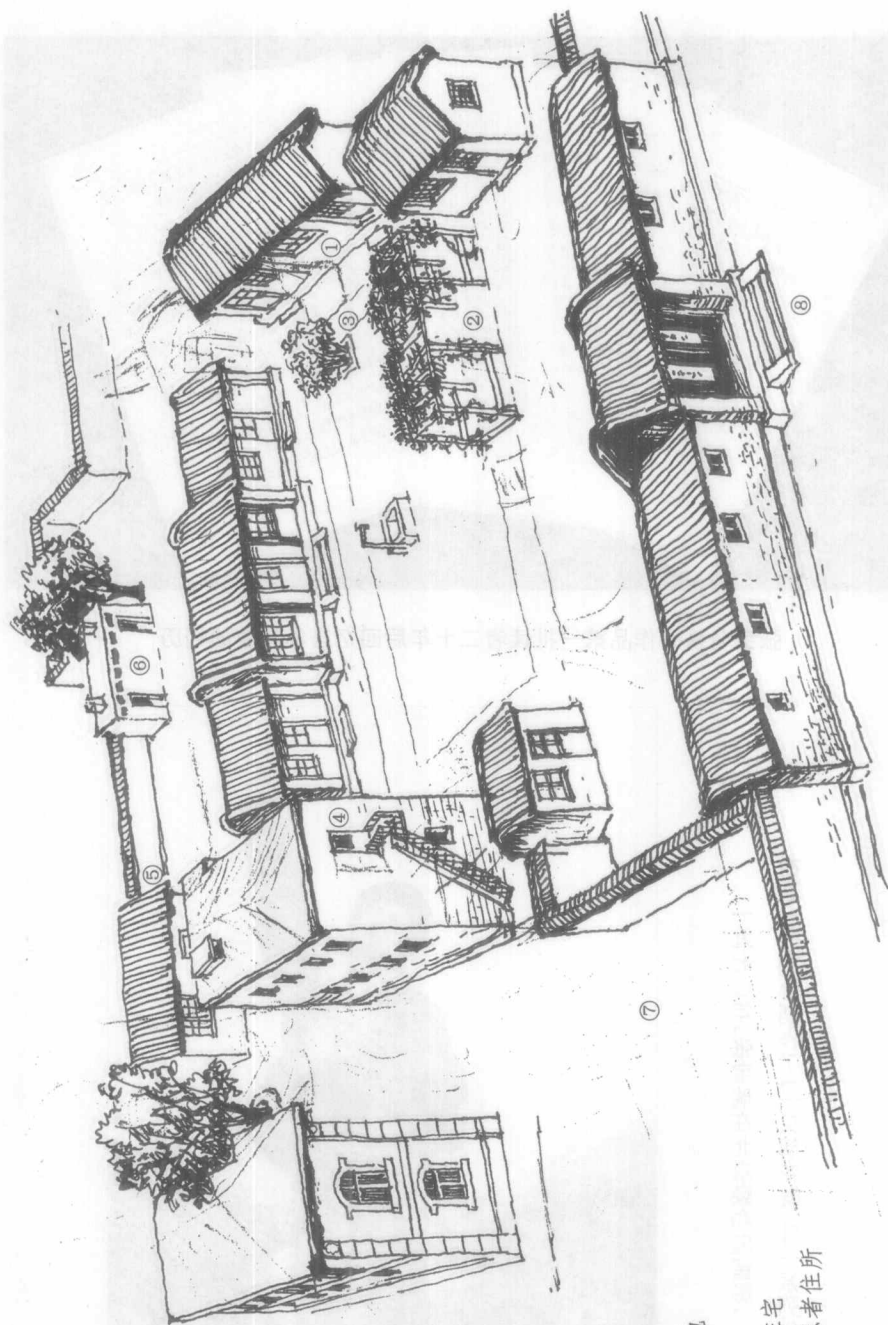
字 数: 268 千字

版 次: 2010 年 10 月第 1 版 201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613-5155-0

定 价: 25.00 元

注: 如有印、装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



- ①作者旧居
- ②小说诞生地
- ③地穴
- ④王家姐妹住宅
- ⑤女精神病患者住所
- ⑥厕所
- ⑦花圃
- ⑧正门

北京东单喜鹊胡同 10 号神秘大院内景, 张宝瑞创作灵感的来源(王建权绘)



张宝瑞系列作品第一批读者二十年后回忆当年阅读的经历



一九七〇年，张宝瑞在北京颐和园留影，
在这一时期他创作了《一只绣花鞋》等一系列作品

序

汪国真

著名作家张宝瑞的“文革”手抄本小说《一只绣花鞋》终于问世了，这一流传了三十多年的手抄本小说历经风风雨雨，就像一株珍贵神奇的异草展示在世人眼前。

《一只绣花鞋》故事的产生和繁衍，手抄本的辗转流传，有其深刻的历史渊源。众所周知，“文革”期间，由于“四人帮”推行极“左”路线，文坛萧条寂寞，但是中国人迫于在文化沙漠中跋涉的饥渴，民间口头文学不胫而走，各种手抄本应运而生，而且鱼龙混杂。手抄本文学现象是中国文学史上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，因为它诞生于“文革”时期这一特殊的历史环境。在“文革”中流传最广的手抄本之一就是《一只绣花鞋》。实际上，这部书中所写的梅花党故事就像一个幽灵，在中国民间已游荡了很长时间。

民间传说也是文学创作的来源之一，清代著名文学家蒲松龄在山东淄博家乡的柳泉旁，设一个茶摊儿，邀请路人，从他们肚子里掏故事；某一日《聊斋志异》呱呱坠地。《西游记》《三国演义》《三侠五义》《水浒传》等文学著作中的许多故事早已在民间流传了若干年。我的朋友张宝瑞是当

时“老三届”毕业生,20世纪70年代初期正在北京铁合金厂当炉前工,他的文学天赋很高,而且口才极佳,为了驱散工作的劳累与单调,调动工友的生产积极性,特别是上夜班,防止大家犯困打盹儿,工余便给工人们讲这些故事,并创作了这部长篇小说,当时年仅十七岁。这个手抄本朴实、生动、真实,基本保持了原始的面貌,比较珍贵,如今正式出版具有重要的意义。

如今这部名著正式出版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情,填补了中国文学史“文革”十年断代史的一些空白。以前翻阅各种版本的当代文学史,“文革”似乎总是八个样板戏和天安门诗歌等,总感到有一种擦肩而过的感觉。这世间,许多东西都可以没有,但是伟大的文学作品和真实的历史记载是不朽的!中国历史上南北朝时期尽管发生两次废佛焚卷事件,但是隋末的有志僧人静琬在北京京西石经山毅然发起石刻佛经运动,历经隋唐辽金元明一千余年,经数万僧人的磨砺,终于完成石刻大佛经,成为世界佛教史上一件惊天动地的壮举,北京石经山云居寺也被誉为“北京的敦煌”。秦始皇可以“焚书坑儒”,“烟雨骊山君子仇,咸阳四百六十丘”,但“坑灰未冷山东乱,刘项原来不读书”。司马迁可以忍受宫刑,但是著出了辉煌的《史记》。李白可以不被唐玄宗重用,但是成为中国历史上公认的最伟大的诗人!

“文革”十年是中华文明史上空前的灾难时期,极左路线使优秀文化备受摧残,百花凋零,但是在民间却涌动着一汪温暖的潺潺小溪,似报春花缀满的小溪,尽管是涓涓溪流,却充溢着蓬勃的生命力!

“文革”期间出现的口头文学、手抄本现象是特殊历史时期特殊的文化现象。据初步统计,目前流传下来的手抄本有三百多种,一些同样主题的手抄本又有多种版本。由于各种原因,作者匿名,传抄者或用信纸,或用日记本,或在煤油灯下,或在课堂传抄,有的辗转传抄数十万人。这些手

抄本在乡村、城市、工厂、部队，在山西、陕西插队知青部落，在内蒙古大草原的蒙古包里，在北大荒的黑土地，在云南西双版纳的橡胶园，讲述、传抄。在陕北高原的窑洞里，油灯闪耀，人影晃动；讲述人绘声绘色地讲着一只绣花鞋的故事。在东北大兴安岭的篝火旁，远处狼嚎凄厉，知青们正在听讲《林强海峡》；在首钢冶炼炉前，工人们正在听讲《梅花党》、《一只绣花鞋》，我特工人员龙飞与风姿绰约的梅花党女特务白薇曲折的经历。

应当说，这种“文革”手抄本熏陶了一代人，在手抄本文学的土壤里成长起一批优秀作家，如张宝瑞、梁晓声、王朔、刘震云、甘铁生、史铁生、柯云路、叶辛、郑义、孔捷生、北岛、舒婷等。

“文革”中的手抄本大致可分为五类：第一类是反特侦破题材，悬疑性强，有的具有一定的恐怖色彩。如张宝瑞的《梅花党》、《一只绣花鞋》、《绿色尸体》、《叶飞三下江南》等，还有其他作者的《林强海峡》、《粉红色的脚》、《第108尊美女塑像》等。第二类是反映爱国主义主题，如张扬的《第二次握手》等。第三类是反映社会现实的作品，如北岛的《波动》、靳凡的《公开的情书》、其他作者的《九级浪》、《塔里的女人》等。第四类是神话志怪题材，如张宝瑞的《落花梦》等。第五类是不健康的作品，如《少女的心》、《曼娜回忆录》等，描写表哥表妹的初恋性体验，当时对青少年有较大的负面影响。

“文革”手抄本就表现形式而言，也有剧本、散文、日记、诗歌等，如北岛、食指、杨炼、芒克等人的朦胧诗，张宝瑞的《恩来之歌》、童怀周编的《天安门诗抄》等。剧本有《国恋》、《假如生活欺骗了你》、《邹容》等。

伟大的时代造就伟大的人物，使过去不可能发挥的才能发挥出来，伟大的时代同时又造就伟大的作品，因为文学是人学，文学是时代的一面镜子。

“文革”手抄本出版伊始，正像21世纪曙光初露一样，但愿能给跋涉

过那样一种文化沙漠的人们带来一种难以割舍的怀旧情绪，使人们在历史的废墟之中奋起；也给当代青年一些知识，把这些有价值的作品奉献于光天化日之下，诚然是一件善事，因为只要你诚心实意地拥抱太阳，太阳就会给你光和热！

历史是一首写在人类记忆上的回旋诗歌。

历史是一艘航船，装载着现代人神奇和美好的回忆，驶向遥远的未来。

积极、健康、向上的口头文学的手抄本也应载入中国文学史，著名作家张宝瑞和他的手抄本经典著作也不能例外。

目 录

- 序 /1
- 第一章 海滩女尸 /1
- 第二章 金陵魔窟之谜 /9
- 第三章 引蛇出洞 /30
- 第四章 梅花党在香港 /47
- 第五章 夏雨将军死了 /82
- 第六章 一只绣花鞋 /87
- 第七章 人头皮箱 /93
- 第八章 抱皮包的空中小姐 /98
- 第九章 圆山魔影 /103
- 第十章 龙山寺会晤 /114
- 第十一章 勇救南云 /120
- 第十二章 十二幅美男子像 /126
- 第十三章 生活的颤音 /167
- 第十四章 公园里的人皮炸药 /189
- 第十五章 武汉长江大桥上的绿色尸体 /208

第十六章	漓江谍影 /212
第十七章	金三角的“爱情” /217
第十八章	四名劫机犯 /221
第十九章	巴黎留学的靓女 /226
第二十章	古寺夜半哭声 /236
第二十一章	北极熊垂涎亚洲 /245
第二十二章	阴谋与“爱情” /254
第二十三章	梅花魂已散 /258
第二十四章	“黑色风暴”计划破产 /267

第一章 海滩女尸

大连市的夜，幽静极了。

天上的流星偶尔拖着长长的尾巴，无声无息地从夜空坠落；迷人的月亮，拥抱着城市的大海，温柔，慈祥；夜风像个俏皮的姑娘，摇碎了天上的月光，摇碎了天上的繁星。在灯光和月光的映照下，大海撒出一把把闪光的碎银，亮得刺眼。几只海鸥仿佛并不困倦，追逐着海面的碎银，偶尔掀起的浪花微笑着嘲弄着它们的双翼……

皎洁的月光轻轻泻进市中心一座米黄色的小楼内，二层一隅，大连市公安局侦察处长龙飞正和他的妻子南云熟睡。墙上的日历上清清楚楚地印着：1963年5月17日。

“嘟，嘟，嘟……”写字台上的电话急促地响了起来。

这铃声仿佛警铃，把龙飞催醒，他一跃而起，熟练地抓起电话：“我是龙飞，出了什么事？！”

“报告龙处长，在老虎滩公园假山前发现一具女尸，请你马上到现场。”

龙飞放下电话，迅速地穿衣服。

老虎滩公园里，死一般的沉寂。这个公园非常小，即使是步履蹒跚的老人，也花不了一个小时就能转它一周。公园里有一个土丘，丘顶有个八角木亭，丘上栽满了怪石、花草和翠竹。丘下有一簇簇丁香和灌木，此时正是绿树成荫，野香四溢。因为这公园的东面便是一望无际的大海，海边有一怪石仿佛一只猛虎，跃跃欲试，故称为老虎滩公园。

龙飞赶到现场时，一眼就看见了卧于假山下的女尸。这是一个漂亮的

姑娘，瓜子形的脸庞，白得透明，活像是刚刚出水的嫩藕。一头乌黑透亮的鬈发，小巧的身子裹着凌乱不堪的浅粉色连衣裙，领口绣着花，配一条浅黄色的府绸裙子。龙飞明显地看到她的左太阳穴上有一血糊糊的伤口，一缕飘发凝结着淤血。

龙飞的助手肖克走了过来。

“处长，我们仔细检查了现场，发现有脚印往西出公园西门到大街上去了，我们拍了一些照片，我们根据死者和凶手的脚印分析，他们可能是从此门进来的，然后一直坐在旁边的躺椅上，死者死前一定与凶手有激烈的争执。法医刚才检查了尸身，发现死者被奸污，从现有的现象看，可能是凶手将女子奸污后又用石块打死了她。”

“带血的石块找到了吗？”龙飞冷静地问。

肖克摇摇头：“可能是凶手将击人的石块带走了。”

龙飞又仔细地检查了一下现场，然后命令将女尸拉回去，又派人迅速打听出死者的住处。

大连市公安局二楼会议室里，老局长梁一民在听取部下的汇报。

肖克正在发言：“从凶手的脚印来看，他穿的是42号天津皮鞋厂制作的皮鞋，可能是个高个子。从躺椅前的脚印和附近的脚印来看，死者与凶手熟识，不然这个女子绝不会深更半夜跑到公园里来。可是据法医的检查，发现死者虽然只有二十岁左右，已是一个有着比较长时间性生活的女人，如果她生活作风不严肃，为什么拼命抗拒凶手的奸污行为呢？”

“问得好。”梁一民局长满意地望着这个高身量，大眼睛，深栗色头发的小伙子。然后又把脸转向三十六岁的龙飞，问道：“小龙，听听你的意见。”

龙飞一直陷入深深的沉思中，如今听老局长点他的将，腼腆地笑了笑，说：“我看还不是一般的奸污，哪里有这么顺利的强奸，一定是先把女人砸死，然后奸尸……”

“奸尸？！”几个公安人员异口同声。

“对！”龙飞肯定地点点头，说，“而且从死者身上遗留的污物来看，已经超出了一个男人的容量。”

肖克一听，惊得后退了一步，问道：“处长，你的意思是说凶手是两个

男人？”

龙飞没有说话，用手指狠狠弹了弹烟灰。

正是上午九时，会议仍在紧张进行，这时，公安人员路明和龙飞的妻子、公安人员南云走了进来。

南云叫道：“死者的下落找到了，凶手也有了一些迹象。”

梁一民给气喘吁吁的南云和路明各倒了一杯茶水，说道：“快说给我们听。”

原来死者叫庄美美，住在广州路23号一座小洋楼里，是本市二中的音乐教师，父母是新加坡的侨商，她自小在新加坡长大，三年前来本市投奔舅舅、原市政协常委李贞，并来此定居。两年前，李贞病死，庄美美便独自生活。据邻居反映，几年来时常有打扮时髦的男人来找庄美美。去年夏天，庄美美在街上被一个年轻海员骑摩托车撞伤，海员叫门杰，在东风号轮船工作，长得英俊，为人诚恳。庄美美喜欢上了门杰，以后常常形影不离。此时有一个叫柳文亭的中年单身汉也在追求庄美美。柳文亭是人民医院的外科大夫，庄美美在看病时认识了柳文亭，以后二人打得火热。庄美美认识门杰后便冷落了柳文亭，柳文亭不甘心，天天晚上到庄美美家里来纠缠，弄得左邻右舍不得安宁。有一次门杰打了柳文亭，可是当门杰出海后，柳文亭还上门来纠缠，仿佛中了邪。

龙飞听完南云的叙述，用征询的目光望着梁一民道：“我立即上庄美美家，肖克到柳文亭那里去了解情况。”

梁一民点点头道：“兵贵神速，但也不要打草惊蛇！”

下午，龙飞驱车来到庄美美的住房前，这是一座白俄罗斯式的小洋楼，门前有一株高大的法国梧桐树，枝叶茂密，遮映着楼上的窗口。龙飞三步并作两步走进小楼，中厅陈设整齐，颇有些西化，迎头有一幅西斯廷圣母的油画，铺着饰有美丽花纹的纯毛地毯，一排栗色转式沙发，西壁有一架钢琴，南墙前有一盏硬木透亮的大写字台，写字台上有一盏维纳斯铜像的台灯，旁边立着一个相框，相片上正是娇美玲珑的庄美美，她抿着樱桃般的小俏嘴，嫣然笑着，真似一个剔透的小玉人，透出一股迷人的风骚。

龙飞来到里间，这是庄美美的寝室，席梦思床，罩着翡翠绒床罩，电视

框内有一个电视机，屋角一个硬木架上摆着一盆塑料腊梅，红梅灰枝，蒙着薄薄一层尘土。

龙飞又来到楼上，有一间较大的房间，看样子以前是庄美美的舅舅李贞的寝室，两排书柜上挤满了文史资料和文学名著，旁边有一间小书房，书房内有一排绿色沙发，一个精致的小书柜上摆着一些书。墙壁上挂着一幅庄美美在夕晖中的海滩上半卧的照片。

龙飞仔细地看书柜中的书籍，只见是《美国中央情报局内幕》、《一个德国间谍的自述》、《军统内幕》、《中统内幕》、《克格勃内幕》、《色情间谍》、《福尔摩斯探案全集》等书籍。

“哦，原来这位小姐还有这种爱好。”龙飞皱起了眉头。

门开了，一阵风卷进来，肖克走了进来。

“柳文亭自杀了！”

龙飞听了，吃了一惊，即刻又平静下来。

“我们借查电表，去敲柳文亭家的门，可是敲了半天，毫无动静，于是撬开门进去，柳文亭不在家，桌上有一张他写的绝命书。”说着，肖克把那张绝命书递给龙飞。

龙飞见那纸上歪歪扭扭地写着：桃李钟情投，伤愈意正酬。无奈苍天意，秋波不行舟。大海啊，让你清洗我的苦闷和恐惧吧！

龙飞看完，说：“走，到柳文亭家里去。”

雾，越来越浓。几步之外什么也看不见，汽车开得很慢，司机性急地按着喇叭。过了一个多时辰，汽车停在一个普通的宿舍楼前，几个人上了五楼，进了柳文亭的房间。

屋内有一股呛人的烟草味，地上一片狼藉，到处是烟头、罐头盒子。龙飞俯下身轻轻地拾起一个烟头闻了闻，又扔到地上。

肖克道：“经过初步检查，地上只有柳文亭一人的脚印，这脚印和白虎滩凶手脚印相同，也是42号皮鞋鞋印。”

龙飞没有说话，他的目光从窗台落到屋内每一件细小的东西上面。柳文亭长期独居，三十七岁尚未娶妻，只住这么一间十八平方米的房间。龙飞又到厨房和厕所看了看，也没有发现什么异常现象。

肖克道：“柳文亭很可能热恋上庄美美，当庄美美与门杰邂逅，转而爱上门杰后，柳文亭陷入了失恋的极度苦闷中，昨晚将庄美美骗到白虎滩公园，杀害了庄美美，然后奸尸。犯案后又陷入极度恐惧中，索性投海自尽了。”

龙飞问道：“既然庄美美是一个不检点的女人，想必是与柳文亭相识后就已发生了性关系，柳文亭何必在杀害庄美美后又奸尸呢？大夫一般都用圆珠笔，可是这一纸绝命书却是用钢笔写的，如果柳文亭生前喜欢用钢笔写字，那么屋内怎么没有墨水瓶呢？”

肖克一听，眼睛朝四外瞅瞅：“是啊，为什么没有墨水瓶呢？”

龙飞和肖克回到公安局时，梁一民局长正在召集专案组的其他公安人员开会。南云正在汇报情况：“那个年轻海员门杰的情况也了解了，他今年二十三岁，二十一岁时到东风号轮船当海员，经常出海，如今又随船到坦桑尼亚去了。门杰的父亲门志雄是个老红军，现任 618 厂厂长，他还有个姐姐在东海舰队文工团……”

“618 厂？就是那个制造核潜艇的兵工厂吗？”梁一民问道。

南云点点头：“对，618 厂就是制造核潜艇的兵工厂，在山里。”

这时，路明拿着一本书走了进来：“局长，这是在庄美美家里找到的《金瓶梅》第一集，第十四回目的地方夹着一朵梅花，书面上有庄美美写的字迹。”

梁一民接过书，第十回处写着娟秀的小字：幸有微吟可相狎，不须檀板共金樽。

梁一民道：“这是北宋年间被称为‘梅妻鹤子’的林逋的诗句。”

一个公安人员走了进来，把一份电文递给了梁一民。

梁一民接过电文，看了看，脸上显得严峻。

公安人员道：“方才在本市殡仪场一带发现有敌特向海外发报，这是破译的电文内容。”

梁一民自言自语道：“‘礼物将送婆家。’礼物是什么？婆家又在何方呢？这份礼物肯定与庄美美被害一案有关。说明敌人已经获得了他们所要获得的东西，这绝不是一件普通的刑事案。据白虎滩公园的一个看园老人说，昨

天八时多，他看见两个年轻女人在山丘下的假山石前争吵，好像在争执一件东西。我们能不能作这样的推测，另外有一个女人向庄美美索要一件东西，庄美美不给，那个女人便将庄美美杀害，然后又设法造成奸尸的假象，企图嫁祸于人，造成三角恋爱的纠纷，杀人灭口，转移我们的注意力。”

龙飞道：“局长说得有道理，现在问题的关键是那个陌生女人是什么人？礼物又到了哪里？”

夜，静极了。

大连市殡仪场的地下停尸间，冷气森森。

一具具死尸蒙着白布，安静地等待着火化。

高耸入云的火化场烟囱静静地矗立着，白天它烟雾袅袅，夜间寂静无声。

这时，停尸间外面的走廊传出“嚓嚓”的声音，一会儿，走来一个秃脑壳、酒糟鼻子的老头，他手里拎着一只酒瓶子，打着酒隔，来到停尸间门前，“吱扭”一声推开了门，走了进去。

这老头骨瘦如柴，一双尖刻的小眼睛，发出阴森森的凶光，左眼歪斜，右腿一瘸一拐。

老头一仰脖子，把酒瓶里的酒全部喝光，把瓶子摔到地上，从怀里摸出一支无声手枪，在手里掂了掂，又塞进怀里。他来到白天新推进的三个尸床前，打开第一个尸床的尸布，见是个小伙子，他左右开弓，打了小伙子十几个耳光。一边打，一边骂道：“我瞧瞧你是不是装死！真死了反正也不疼，是不是？”

老头又蹭到第二张尸床前，掀开尸布，见是个二十多岁的年轻妇女，那妇女可能刚死不久，脸蛋还有些红润，圆乎乎的脸盘，齐耳的短发。老头用那双又厚又糙的手在妇女的脸上摸了一把，呵呵笑道：“傻丫头，八成是失恋自杀的吧，白来一世，我看你和那小伙子倒是天生的一对，明个一早，我把你们一起烧了。”

老头又来到第三张尸床前，掀开尸布，原来是一个中年男人。

老头嘻嘻笑道：“我要的就是你，你可死得冤枉。”说着，推着尸床出了停尸间，穿过走廊，向火化炉走去。